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九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光宗淳熙十六年

巳酉

用實錄修

三月甲寅前宰相史浩授太師

自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授太

師依前
官致仕

制曰朕欽承內禪之丕基寅紹中天之景運行慶施
惠方布令以惟新褒德錄賢在疏恩而宜渥眷時元
老歷事三朝蓋揖遜之再逢盍優崇之特異誕敷顯
冊播告所廷具官史浩忠肅而惠和寬閎而溫厚皇圖首
翊獨高夾日之功揆路荐登深慰作霖之望功成身

退德邵年高惟其盤舊學之臣既尊榮之莫及邁郭
令中書之考豈壽社之可量肆是纂圖尤深注想敬
遵慈訓用舉徽章峻陞論道之班俾正維師之位寵
仍兼於制閫禮益厚於垂車併衍真祖式昭異數於
戲天下大器念付託之匪輕舊德元龜方諮諏之是
急諒不忘於王室必樂告於爾猷尚罄厥誠以荅殊
遇

光宗自乾道七年二月癸丑自恭王立爲皇太
子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詔禪位上卽帝
位三月甲寅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浩授太

師上旣卽位詔求讜論令學士院降詔卿被遇
壽皇置爲舊學出入將相宣勞二紀當今耆艾
孰踰卿者其悉條以上副朕傾渴之意公封事
數千言皆當世要務孝宗移御重華宮以宴處
清閑思見舊學上爲頒詔諭賜御劄紹熙二年
二月遣御藥楊舜卿撫問趣行初重華之召浩
引辭甚切孝宗諭曰今與卿皆閑人當衣褐見
何必求免耶詔乘肩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
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詣重華孝宗從容謂浩曰
與卿復得相見旣無嫌疑足可爲度歲計毋亟

言歸又顧浩曰卿輔朕初潛親遇朕建朱邸陞
儲宮登大寶兩居相位三入經帷逮今三十餘
年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再對奏陛下召臣
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欲少裨繼明之治敢爲四
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隱難收天
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謂教皇子備夷狄舉
人才受盡言也上垂聽獎諭再三五年四月五
日薨年八十九訃聞孝宗及上震悼賻贈有加
詔太師浩身居極品又係至尊潛藩舊學贈恤
之典禮宜優異特追封會稽郡王寧宗皇帝登

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焉
詔翰林學士樓鑰狀其行

五月甲午王藺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自太中大
夫禮部尚

書
除

紹熙元年正月以尊號冊寶加通議大夫

丙申周必大罷相

自少保左丞相益國公罷
爲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制曰三孤洪化允資弼亮之謨十國爲連更賴蕃宣

之略任雖隨於內外寵不異於始終爰卽昕庭誕敷

丕號

具官周
必大

量宏而識遠德鉅而材全文高黼黻之

華學富經綸之妙忠勤體國孜孜而無不爲通敏濟

時綽綽乎有餘裕繫天下之重望結慈宸之深知預
大政而秉洪樞迭司二柄繇次相而登上宰光輔兩
朝舜傳有助於詒謀益贊克禪於繼治肆升亞保增
峻元台股肱良而庶事康方觀成效紀綱張而衆目
舉甫立宏規俄遽露於需章願亟還於印諭旨丁寧
而莫奪陳情堅確而弗移旣雅志之重違在茂恩而
宜厚是用付以長沙之巨屏俾作牧於上游寵以書
殿之大名仍通班於左棘罔替眷懷之渥式昭體貌
之優進退有光觀瞻咸聳於戲作舟楫汝用惜不爲
於朕留毋金玉爾音尚素殫於我告勉祗明訓益

懋外庸

必大自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十六年正
月拜左丞相是年五月罷入相二年餘。時右
諫議大夫何澹論奏左丞相周必大不公平不平
不正之罪有十伏望亟賜罷斥詔周必大弼諧
初政求去甚力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殿
中侍御史范處義復奏欲望因其辭免特從所
乞併罷職任以少保奉祠歸里從之紹熙元年
十月以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判隆
興府二年正月留正奏周必大再以祠請上曰

必大堅不肯出此果何意正奏或爲當時言者尚在未敢輕出今與除職奉祠又恐或招人言胡晉臣言祖宗時前宰相在外奉祠未有不帶職者上曰俟郊禮後旋議除職乃所以保全之七月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三年三月復觀文殿大學士寧宗卽位除少傅醴泉觀使益國公少傅制曰朕祗膺駿命寅紹丕圖舊弼偃藩甫遂內祠之佚需恩進律爰升亞傅之崇乃輯群工用孚渙號具官周必大道隆而德備實茂而聲閎自有書契以來悉能該綜首以詞章之選入踐清華西掖北門周旋

累歲高文大冊震耀四方逮參秉於事樞肆進專於國柄謀謨經遠任社稷以不疑精神折衝撫華夷而咸肅久辭相印起殿帥垣乃爲綠野之游自適東山之志眷冲人之嗣服方歌求助之詩想元老以興懷嘗下乞言之詔茲頒異數就陟孤卿夏篆通壇班浸高於左棘衮衣赤舄禮增煥於三槐仍衍故封併加真食於戲嘆股肱之羹庸加二公洪化之名進藥石之規式究致君澤民之蘊尚孚明命毋有遐心

紹熙元年

庚戌

七月甲寅葛邲叅知政事

自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胡晉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給事中兼侍讀除

王蘭樞密院使

自知樞密院事除

乙卯留正左丞相

自宣奉大夫右丞相遷金紫光祿大夫除

制曰朕紹承丕緒躬覽萬機朝廷以正百官允賴表儀之建人主之論一相允嘉輔翼之勤維時鴻碩之才積有弼諧之效肆疇重望載陟上台播錫制綰賈孚朝路具官性端而識邁志廓而量夷與學逢原究賢哲經綸之蘊英猷致遠達古今平治之方自膺慈極之深知徧躡中朝之華冒出則顓臨於藩閫入則參掌於鈞樞維石之具民瞻踵登次輔飛龍之位天

德首賴成摹暨浸閱於歲年深究勤於朝夕氓編輯穆邊瑣晏清以脩百度則職業畢興以劭三農則雨暘咸若有嘉乃績宜服予恩是用榮持魁柄之崇就領冢司之重代天理物圖成無改於前規佐王均邦顓任弥高於列辟仍衍圭畚之富申陪封戶之真峻廼文階懋茲徽澤併從輿望式示眷懷於戲爲政而執其中朕每恪遵於舜命作相而置諸左爾思永靖於商邦既能先正乎心術之微故克盡合乎公道之美勉祗丕訓益底茂勲

正授左丞相兼監修國史提舉編類聖政時右

相虛位公屢以爲請上曰古者多任一相今方
責成於卿宜體朕意公與同列奏事後殿上謂
公等可各具當今爲治先務數條來上公上疏
陳五事上深納之多所採用八月進呈安奉壽
皇王牒日歷積階授特進先是是年春奏事留
身乞建儲上曰且待商量後累入奏上雖納公
奏未果從也二年冬上以心氣不豫未能視朝
時外議洶洶公與同列間至 福寧殿奏事
入則具言朝廷無事以安上心出則報行得旨
合處分事與中外除目以安人情歲則辛亥蓋

初郊之季也十二月公爵進封申國公三年三
月上病浸平公懇祈歸政上力留公臺臣亦合
辭奏言近者聖躬愆豫留某維持紀綱忠勤備
至今陛下初御內殿幾務方繁非宰臣求去之
時乞宣諭公俾安相位遂不得請十二月進呈
安奉壽皇聖政授公少保衛國公累辭而後受
四年有李端友者以椒房之親內批除郎公以
御筆繳還不納公執奏不奉詔遂納之御榻
而退三月以葛郊爲右丞相四月有旨召姜特
立公言唐憲宗時李絳不與吐突承璀共立於

朝特立向知閣門事日臣爲右相嘗列其招權之狀特立奉祠而去已經四年今既召還臣合罷相與李絳一同遂居家待罪越七日不報遂出國門乞解機政奏言陛下近年不知誰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臣居家八日出門三日並皆不報此把定之說誤陛下也云云復不報乃次范村僧舍自是徂冬凡五閱月上寤遂寢特立之召公生日遣中使持詔賜生餼如儀於是壽聖皇太后年登八袞群臣請上尊號曰壽聖隆慈備福將以冬至恭上冊寶詔

以公爲禮儀使攝太傅令宰屬諭旨使者相望趣公以歸入見上大喜凡累月有疑而未決之事數日施行殆盡是日車駕過北宮時雪隨應以冊寶禮成授公少傅進封魯國公

林大中狀其行

少傅制曰宅百揆以奮庸莫重上台之任立三孤而洪化載崇亞傅之聯朕肇纂丕圖恭修庶政既趣還於大老爰特畀於隆恩錫以言格於公聽具官器深識遠才鉅量宏博極群書賁古今而有用迪知九德參上下以盡誠繁機久試於登庸成績具宣於燮理自持魁柄久罄忠謨勤勞先四近之班進退凜大臣

之節瞻巖石之峻方推師尹之賢歸衮衣之華彌著
我公之懿屬當臨御之始尤賴經綸之長堯舜陳於
王前固無非道蕭曹安乎海內寔在同心百度期於
畢修衆職資於總領念倚毗之滋厚豈褒陟之可稽
是用升崇左棘之班仍宅冢司之任篆車加賁庸新
朝路之儀茅社增光併衍戶租之賦茲符僉議匪曰
私恩於戲左右得其人方籍調娛之助居處必以禮
尚殫輔贊之勤繫在元臣詎煩深詔

五年正月葛邲去位時孝宗服藥上以病未能
省覲公與知樞密院事趙公汝愚等日以爲言

五月戊辰孝宗疾勢日亟公與同列求對侍從
臺諫隨入殿庭力請過宮上拂衣起公引上裾
泣諫同列及侍從臺諫從至福寧殿門上亟還
內公退上疏極論今日亡國之事其大有四皆
人所不敢言者六月戊戌孝宗升遐癸卯大歛
百官在廷俟候成服車駕未至中外洶甚公與
同列謀請太皇太后垂簾奏知壽皇之喪不可
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相不可代行乞降
旨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事代行祭
奠之禮太皇太后不肯出與同列屢乞奏事不

報乃入奏乞立嘉王爲皇太子言臣等伏見近日中外人情不安興訛造謗無所不有臣等朝夕思所以爲鎮壓之計莫先於重國本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奏擬指揮乞御筆批依付學士院降詔施行奉御批八字公與同列卽再請對不報乃復奏言立儲事不可緩望睿明獨斷速賜施行至是奏凡四上不報公卽出國門上表乞致仕其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渙散之人心庶保靈長之國祚識者知公惓惓之忠也越二日太皇太后命皇子嘉王卽

位於重華宮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公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初公主議謂上皇以疾不能主大行皇帝之喪宜端默三年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事若終喪後上皇未有倦勤之意則當復明辟如議內禪則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旣而趙公汝愚欲因左司郎徐誼尚書郎葉適遣韓侂胄通巨璫張宗尹關禮使以內禪奏請於太皇太后公謂建儲降詔之命未下而遽及此情禮未安兩宮父子之間他時有難處者議論不合入奏復不報遂力求去及太皇太后

命上卽位上頓首固辭太皇太后令內侍扶掖
上出簾以黃袍加聖躬上遜避顧爲趙公汝愚
曰恐負不孝之名群臣再三祈請上却位移時
而不坐其後侍郎鄭是言陛下自臨御以來不
以天位爲樂而以未見兩宮爲憂中外皆知陛
下本心非利於有天下然上皇之心猶有未釋
然者是以陛下未得盡子道也又言仁祖初建
東宮不以爲喜而以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爲憂
今陛下踰年於此矣而問安視膳之敬猶未獲
伸諒聖情思慕之切當又甚於仁祖上納其奏

愀然久之蓋公之所慮者在是也○先是孝宗

大漸謂太皇太后曰宰相須是留某不可輕易

寧宗卽位入謝太皇太后曰公公在日只知重

留丞相間已去可速宣押乃賜御札入庾牌遞遣

內侍二員水陸並進召公且令所至勸進公卽

同使者入見賀上初登天位誠爲宗廟社稷計

上曰方賴協贊以起治功是時上居行宮主大

行皇帝之喪公請車駕一出慰都人之心定壽

康宮於南內撤去所增禁旅以安中外悉從公

奏也輔臣皆次遷授公少傅公控辭不拜章五

六上復言國步多艱壽皇厭代升遐上皇抱疾
不出太皇太后因立陛下以安宗社陛下勉徇
群情以登大寶正宜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
已之意然後可以立國誠非頒行封爵之時上
從公請

狀行

十二月乙酉王藺罷樞密使

藺自淳熙十六年正月除叅知政事五月除知
樞密院事是年七月拜樞密使是月罷執政幾
二年御史中丞何澹言中外喧傳樞密使王藺
之弟萊知池州貴池縣暴狠不法凌蔑州郡郡

守張金乞行迴語併及藺詔王萊降一官放
罷而藺亦乞奉外祠從之三年四月通奉大夫
提舉洞霄宮王藺奏以臣憂病之浸乞收還除
職帥蜀恩命遂與職名依舊宮觀先是王藺降
充資政殿學士至是復觀文殿學士尋又降充
端明殿學士四年三月除知江陵府寧宗卽位
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丁亥葛邲知樞密院事

自叅知
政事除

胡晉臣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

除

三年六月癸卯晉臣免兼同知從所請也

紹熙三年

壬子

六月辛丑陳騃同知樞密事

自禮部尚書除

騃字叔進台州人

紹熙四年

癸丑

三月辛巳葛邲右丞相

自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遷特進除

制曰朕纂紹皇圖宣昭聖治深惟輔弼之任當盡忠誠之謀爰簡蓋臣要先心術之正俾司宰柄寔贊政幾之繁肆擢自於元樞汔奮熙於百揆誕揚制綽顯告廷紳具官葛邲博大忱恂靖恭純裕學該行備居循宣

哲之規識遠用宏動契經權之會粵繇實茂寢展謨

明稔殫政路之勞陞總事機之祕副予隆委逮此累

時嘉素蘊之旣攄允具瞻之攸屬茲懋經於邦典適

崇建於台司宥密而單厥心聿觀成績彌縫而藏諸

用允藉宏猷是用釋本兵之權居次輔之位俾同寅

於朝廟期納誨於夙宵仍文階采邑之增示厚禮蔽

恩之備於戲觀左右惟人之誼固在於協心思旦夕

承辟之勤勿忘於勵志無輕去就以共圖於治効庶

幾休顯而克邁於前賢尚服訓言式對褒命

同日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陳騏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是年七月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

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告

詞畧曰天賦純誠世推厚德仁者必勇立朝多

蹇諤之風正而不他致主盡忠清之節謚文靖

同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制曰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

輔政厥由聲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

祿爵曾弗任於外廷後雖並用親賢亦無踰於法從

茲開宥府蓋得宗英

具趙汝愚

官派出天潢望高國器

早隨寒雋首冠於儒科出在蕃宣久臨於蜀部侍經

帝幄選士貢闈皆故事之所無在爾身而兼備爰以

樞極之寄託之肺腑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固

私於異渥將深慰於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

常之寄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

之光以壯維城之勢

樓鑰詞

汝愚字子直開封祥符縣人太宗皇帝元子漢

王元佐八世孫祖申公不求自南渡來嘗監饒

之餘干酒稅後遂家焉乾道二年汝愚以鎖試

奏名孝宗親擢爲第一。紹熙四年以吏部尚

書知貢舉公之爲吏部尚書也當光宗卽位之三年因郊感疾而五日一朝之禮少輟至誕節冬至車駕皆不過重華宮公對便殿極誠諷諫光宗開悟獨懼孝宗意或不樂乃諭公先以此意奏稟重華公舊以宗姓與嗣秀王伯圭善乃力請嗣王調護兩宮於是兩宮之情遂通光宗迺率中宮俱詣重華從容終日都人大悅是月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行狀。方公自蜀召還也孝宗內禪之議已決聖意蓋有所屬而殿中侍御史范處義忌之甫入脩門而不果入公嘗

以本朝名臣議論自建隆以來迄於靖康以類編次後成三百卷遂奏請擇其中尤切於治道者爲百五十卷上之孝宗嘗諭宰臣周必大等曰治道盡在此矣洎公進登樞密故事詣重華官方叙謝孝宗曰卿以宗室之賢爲執政乃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極好朕嘗謂此書可與資治通鑑並行故嘗易名其書爲治道集蓋用孝宗獎諭之語也上同。○監察御史汪義端奏臣伏見以降聖旨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此國朝典故所未嘗有也臣詳攷得宗室之不爲

執政祖宗法度守此至嚴原始初之立意決不苟然者是以中興會要具載紹興六年正月內高宗皇帝聖語有曰唐用宗室爲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又具載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內宰執進呈乞以軍器監子厚暫權吏部侍郎宰臣秦檜有曰今日宗室所宜崇獎令聚於朝高宗聖語有曰宗室之賢孝如曾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置行列如寺監祕書省皆可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大

哉聖謨昭如日星正今日所宜謹守而不可渝雖以壽聖皇帝雄略遠馭立賢無方唯才是用唯於擢用宗室則一守高宗聖訓未嘗處之以爲執政也用宗室爲執政尤失防微之意陛下所以用汝愚者豈以其曾爲大魁有異於其他宗室故特越常獎而用之歟臣調科目高下亦出於一時偶然耳祖宗典故乃一切不暇問無乃酬之大甚而予之大過乎崇寧間有子崧者禮部奏名爲第一賜進士出身除從事郎職官差遣是亦有科名矣宣和間爲侍從以忠言忤權

貴出知淮寧府適當靖康京都之變慷慨誓起
諸道勤王師以復虜讎堅守淮寧迄保境土親
爲書數千百言以責僞楚張邦昌及姦臣徐秉
哲等遂翊高宗以中興高宗當擾攘之時而遂
任以本兵之柄其誰曰不可然而不過一除爲
徽猷學士再除爲端明殿學士而止夫子崧之
科名豈不少類於汝愚而忠義功勞則過之高
宗未嘗除爲執政聖慮可謂甚遠不報義端更
不赴臺供職遂除爲軍器監義端辭詔與郡鑲
初公之知貢舉也時監察御史汪義端爲參詳

官險薄專橫好爲異論公每抑之故公同知密
院也公方援高宗聖訓控辭而義端挾貢闈私
憾論公新除不當光宗爲遷義端列寺少卿而
給事黃公裳復論義端罷之公愈不安凡十三
疏力辭光宗於是謀之孝宗乃宣諭宰執令召
當筆學士申諭朕意明言高宗聖訓所以沮秦
檜之姦謀故詔語有云若乃紹興之故實蓋有
爲而言况我壽皇之疇咨欲播告於衆蓋述兩
宮之意也公自初除閱二十六日始拜命

行狀

七月壬午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仍進封開國

公五年七月已
已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擢專兵本豈以

日月而爲功式隆磐石之宗益聳維巖之望

具官趙汝愚

僊源有自天分素高發之以塲屋之聲名博之以師友之問學論思禁路有真爭臣之風鎮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器頃爲儲案已知許國之忠茲貳機庭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宥府之長密贊中扆之謀增衍真腹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問雖未至於朝堂一日萬幾之繁正有資於帷幄朕方越

拘攣而圖任爾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旣厥心同底於

治

樓鑰

十一月慈福宮冊禮畢轉太中大夫

制曰廼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朕帥中宮從以婦子

朝於重華獲陪親尊上顯號於王母惟一朝四世非

常之休則亦二三股肱克相孝治以輯盛儀可無茂

恩昭示褒律

具官趙汝愚

任重而道遠經明而行修瞻言

累朝篤叙同姓然自熙寧以進士對策而卿始以謹

議冠群英自治平以儒臣本兵而卿始以雅鑒蒞三事

卓爾不群百年而後見之朕甚嘉焉屬茲成禮盍圖

爾功維昔太任儀刑姜妣功在十亂德在二南於是

周公推本徽音作思齊之詩以歌之而仲尼定爲六藝傳信萬世朕今逮事過於成王緊卿特書不在周公之下疇勞進秩實應經誼噫繼自今卿其家人陪朕歲上萬年之觴顧不偉歟

陳傳良詞

公在樞庭每進對詞婉而切彌縫甚至大抵多主調護雖同列所陳不無扞格及聞公奏聖情卽悟屢有翻然夙駕之意不幸間言易入作而復輟五年五月孝宗疾勢浸劇光宗方御後殿丞相留公正率同列力請過宮不從明日留公等待罪光宗有旨宰執並出於是俱出浙江亭

俟命而留公徑至六和塔孝宗聞之憂甚使諭宰執入城且有始終扶持之語公等乃復歸第六月戊戌夜孝宗大漸光宗旣不出延見大臣宰執不得已退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是時人情洶洶中外阻絕無所用力公遂與中書謀請憲聖垂簾權主喪事憲聖問知有典故始傳旨令朝廷施行是日乃成服於時事勢危迫思所以計安天下無若建儲公與宰執同入劄子請早定儲位以安人心不報再請乃付出批云甚好公再乞御筆下學士院降詔但付出御批歷

事歲久念欲退閑八字自是連日繼請降詔之
命竟不下數日復奏而牘尾有御批留公大沮
七月辛酉朝臨忽踣地退治去計先是孝宗疾
勢彌留京口諸軍妄疑朝廷祕不發喪欲相率
縞素向闕遠近惶惑至是建儲之請既格而留
公又欲引去公自度不得辭其責乃亟謀贊成
內禪之舉公嘗與殿帥郭杲論京口事知杲忠
實可共謀國事獨患未能達意於杲使備宿衛
聞工部尚書趙彥逾嘗有德於杲公亟使言之
杲欣然聽命公卽折柬報留公措置已定願少

留不聽留公夜潛去由是人心益搖時慈福宮
內侍張宗尹與閣門韓侂冑厚善公乃使侂冑
以內禪之議附宗尹入奏憲聖憲聖宣諭令公
且耐煩公心知憲聖有主張意明日再遣侂冑
復申前請侂冑又令宗尹附奏亦竟不得要領
適遇^提重華宮闕禮嘗久事孝宗禮問知公意
令侂冑少俟卽入泣告憲聖以趙知院亦有欲
去之意憲聖大悟遂命闕禮傳旨令侂冑諭公
所請甚好甲子禪祭因請憲聖垂簾公與同列
奏言請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

皇帝憲聖稱善時關禮先以憲聖命請上入簾
下憲聖勸上卽位上稽首固辭憲聖命內侍扶
掖出簾屢以黃袍加聖躬上屢却之顧謂公曰
恐負不孝之名公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
爲孝今萬一有變亂卒起當置太上於何地陛
下尚得爲孝乎上被黃袍却去不坐公率同列
再拜稱賀乃引殿帥郭杲步帥闕仲入賀杲仲
先退如祖宗故事分兵宿衛南北內少頃上詣
几筵燒香哭盡哀行禮久之公等再三祈請上
始就御坐百官起居退親行禪祭之禮頃刻之

間群情欣慰中外俱定光宗內出禪位手詔丙
寅大赦天下始孝宗違豫上下憂懼與訛造訛
異議沸騰褒陽有歸正人潛謀爲變者若非聞
赦解散必大貽朝廷之憂於是人益知內禪之
舉爲不可緩云是月權參知政事行狀○公之遷
知院事也以車駕久不至北內及武興吳玃物
故未有主帥日久憂懼堅辭不拜時朝廷將以
長至奉上慈福冊寶而左丞相留公正以論姜
特立待命於郊累月不召右丞葛公邲又方被
論請去中書進擬差禮儀使光宗面命公爲之

公封冊禮重事故皆以宰臣爲使今陛下捨兩丞相而用臣恐事體太輕非陛下嚴奉祖后之意乞於兩丞相中選差一人光宗許差留公公卽請降旨差中使宣押及遣宰屬往諭旨且請冊禮前先詣重華於是留公復相長至前五日車駕過宮都人大悅冊祀成有旨趣召公受告公復奏曰稽違恩命臣罪大矣然能用臣言臣敢不拜今陛下已過宮留正已復相惟是武興久不置帥恐貽朝廷西顧之憂陛下除帥臣卽受告不敢復辭光宗欣然許之公乃拜命竟以

張詔代領武興之軍

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

自通議大夫吏部尚書除

端禮字處恭龍游人

紹興五年

甲寅

正月葛邲罷右丞相

授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

制曰咨股肱於揆路寔司庶政之權付管鑰於陪都式藉重臣之望惟時近弼久位中朝茲祈解於繁機肆出膺於隆委誕敷制綽敷告廷紳具官葛邲迫行忱恂賦資溫粹早遇光華之治浸預秘謀雅輸輔翼之勸尤嘉舊德逮遍更於二府爰顯陟於中台休休有容

本務彌縫而藏用謙謙自牧乃希明哲以保身雖疊聞議者之言顧敢替相臣之禮勉留備至懇退彌堅朕審其累奏之莫回念其在公之盡瘁用頒宸指俾釋宰司書殿隆名班特高於儒學帥藩要地任增重於居留體貌斯全眷懷惟厚於戲觀納誨之益置諸右以具宜思告猷之忠順於外而勿怠其承予命往集爾庸

邨自紹熙四年三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罷入相不及一年時聖體違豫諫官章穎論葛邨疏十餘上俱不報至是遂罷相判建康府尋改授

隆興府寧宗卽位下來言之詔自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除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後以贈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衛國公致仕配饗光宗廟庭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十九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十九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寧宗紹興五年

七月丙午陳騏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八月

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癸未免兼

癸未趙汝愚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總樞機之秘任莫重於本兵等宰輔之尊位尤

高於建使廼疇宗雋方陟台司茲曲徇於遜辭俾就

陞於典領載敷丕號具諗群工具官趙汝愚端亮簡明疏

通博達論竑壇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人

之守約早繇簡擢徧歷要華旋分任於樞庭寔冠榮
於政路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於遐衝甲兵
之問不至廟堂每務講明於自治屬予初政賴爾嘉
猷惟勞舊者思必優而望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
協具瞻佐理陰陽而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於冲牘
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之外亦均倚於重權肆特峻
於班聯庸增嚴於事任崇周家司馬之職邁漢相太
尉之名酌顯秩以超加陪腹租而併衍萃爲茂渥實
示殊褒於戲夙夜宥密之基方欽承於休命文武久
長之用宜勉寃於令圖尚服訓言益觀美報樓鑰詞

是年七月甲子上初卽位丙子汝愚除特進右
丞相辭不拜癸未改除正議大夫樞密使八月
丙辰申命爲相是夏孝宗永遐其秋留公去位
公獨決大計定社稷上旣登極公又卽日回奏
乞召還留公預差委殯宮總護使而侍御史張
叔椿請議留公棄國之罰遂遷叔椿吏部侍郎
而留公復位如故後旬餘上乃除公特進右丞
相公自以同姓之嫌且近事處君臣之變不敢
論功又自大中大夫遷九官非故不敢當親札
諭旨公猶力辭上勉從之仍以特進爲樞密使

時陳公騄已除知院事公不容退卽舊次故不復辭職而獨辭所遷九官上亮公之誠祗遷三

官爲正議大夫

行狀

甲申羅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兵部尚書除

點字春伯臨川人九月庚午致仕

八月丙辰留正罷左丞相

正自淳熙十六年正月拜右丞相紹熙元年七月拜左丞相正乞解機政自四年六月至於十一月始宣押赴堂治事五年六月正復出國門及上卽位始復召是年八月罷入相四年餘

韓侂胄寢謀干政時詣都堂及公召還一日復

至趙汝愚閣中公聞之令省吏諭使去曰此非

知閣往來之地侂胄大怒而出由是亟謀去公

八月九日降制授公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

康府公辭詔仍舊少保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醴

泉觀使十月以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

上知公力請建儲始末以上皇付公御批八字

進入復公原職二年正月以劉德秀言落職罷

祠三年閏六月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

分司西京邵州居住四年九月量移南劍州五

年二月詔許自便四月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六年閏二月上章納祿詔復原官職致仕未幾以林采言依舊光祿大夫致仕九月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九月進封魏國公累食邑一萬一千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二年十二月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四月公聞有邊事歎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侂冑何人誤國至此哉自是憂形於色寢食俱廢七月疾且革惟念邊事無休薨享年七十有八訃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太師行狀

正叙復光祿大夫制曰虧盈益謙斯爲天道記功忘過時乃朕心念黃髮之旣愆悵丹書之未洗惻然懷舊許以自新

具官

留正

往在先廟嘗司揆務繼事聖

父顯秉國成崖岸峻而軒裳所瞻鼎足強而棟幹弗撓方朕御圖之始適逢當軸之虛亟命造廷俄嗟去位賈生嘗賦於單閼夢得思問於大鈞深念此行殊非得已至於過公議而下內遷之詔屈邦憲而聽從便之居前代之處放臣久無此事我國之優故老元有異恩而猶分務於別都則是尚聯於謫籍爰寵還於峻秩俾遙領於真祠示帝王子奪之公全君臣終

始之誼噫面三槐而開黃閣已深悟於昔非棄萬事而從赤松尚勉晞於後福

同日趙汝愚右丞相自樞密使除

制曰履帝位以御邦方圖政理立宗英而作相蔽自朕心雖退處於樞庭當載還於揆路乃申前命爰告具僚具官趙汝愚忠實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憂

世已深壯歲逢辰愛君益甚壽皇容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權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允矣托天之手粲如導日之星是爲徇主以忘身豈曰因人而成事亟頒詔

綍俾踐台符何循墻之過勲致反汗而中止旣孤輿望殊咈眷懷魚水方歡固自君臣之相與袞衣未備幾若朝廷之不知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旱水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仍進優崇之秩更加沃衍之封於戲旦與之於周家嘗兼師保之任勉石之在唐室俱稱宰輔之賢若前朝故實之未聞與後日攀援之自此毋庸再述皆已熟知其思注意之隆勿徇執謙之舊樓鑰詞

汝愚自七月丙子拜右丞相辭勉遂改拜樞密

使至是復拜右丞相力辭不獲批荅辭勉劄子
曰王者官人惟賢是用周封同姓後世謂以宗
強者是疑聖人以私也文王百男其人多賢故
命之爲諸侯豈以疏戚爲間哉卿出於皇族而
負主佐之才凡所歷官皆宗姓之所未有壽皇
知人之明由庶僚而擢之侍從太上委寄之重
越故事而付之樞機肆朕纂承遂登揆路輔相
一體何用固辭卿毋自疑朕意已決又批荅曰
累聖之興高宗之訓朕非不知之恐後人由此
而進亦非不念此也惟卿才足以周天下之務

道足以任天下之重使生於前朝亦當越故事
而大用後必有宗姓如卿者然後可任此官其
遂相予不必籍此而力辭也○八月留正出判
建康申命公爲

光祿大夫右丞相親札付學士樓公鑰云趙汝
愚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
擢實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
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
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
攣萬機寔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公辭之再

三且面陳懇悃皆不可乃言於上曰陛下雖待臣不疑而臣之孤蹤與臣所處之地臣不得不自疑蓋自祖宗以來宗室無爲宰相者又陛下龍飛偶在一時攀附之列臣之蹤跡愈高則愈危望陛下保全置之安地必不得已俟阜陵復土兩宮重惟望陛下許臣先去於是退始就職然權倖小人多不便遂相與排擊善類以肆動搖正言黃公度待講朱公熹監察御史吳公獵起居郎劉公光祖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相繼去國公力論救皆不回自度志不得行去意益戾

請去至再復不許面諭公曰丞相欲去須候太
上相見徐議進退公納劄子榻上上復自取授
公而退明年正月八日北使朝辭公命家人治
裝欲以九日退朝遂行事稍泄權臣恐其善去
他日或復用也將以計款其行是日晚遽宣鎖
云微聞欲行祔廟賞仍趣治裝而公之客或曰
上即位甫爾公進退宜謹故聽之翌日果以孝
宗祔廟備著忠勞階特進故事祗遷一官時遷
三階復力辭至二十三日始聽遷官如故事旣
辭特進不拜授銀青光祿大夫又二日李沐之

諛進美

狀行

○公嘗念藝祖受命立極垂萬世之

統爲宋太祖熙寧中屈於王安石之議久未正
廟祀東向之位知禮者多以爲非旣當國首請
用韓維孫固等議遇祫享奉藝祖東向而祠僖
宗而下於別廟慶元元年春國家馴致間暇公
亦屢丐歸不許奮然思大有爲乃率同列於上
前極言今日弊政首陳立志以正始且及仁祖
開天章閣故事以謂一時更革總數事小人側
目諛謗並興而范富尋皆去位權臣方蠅營狙
伺乘隙抵巇聞之益懼嘯集衆侶分置要途凡

可肆其排擊不遺餘力雖聖上曲加保全而卒

懼於禍

同上

九月壬申京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刑部尚書除

鏜字仲遠隆興人

十二月己巳陳騭罷知樞密院事

騭自紹熙三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三

月除叅知政事五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

十二月己巳丐閑除職與郡尋除資政殿大學

士宮觀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

自叅知政事除慶元元年二月戊寅兼叅知政事

京鎧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端禮除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兵權總於樞筦孰當
魁柄之隆時望疇於政途茲得鴻儒之舊誕揚成渙
庸示殊褒具官余端禮里而裕和寬閎而肅括受知烈
祖忠備罄於論思祇事上皇功尤多於調護召從家
食權位天官出分帥閩之雄來二機庭之邃廟謨默
契帝眷深逮予纂紹於邦圖乃命參陪於樞路不
改有常之度愈堅匪懈之誠是用晉掌本兵式咨遠
略既有加於邑賦仍真錫於井廩用聳群瞻茂昭異

數噫國家是時及閒暇豈武備之可忘道德之威成
安強斯狀猷之有賴其思勵翼以副倚毗

鎧參知政事制曰朕永惟至治亟圖共政之人樂得

碩材輟自本兵之地方深眷倚爰示寵嘉

具官京鎧

襟度

粹夷器資疑重久矣徧儀於中外卓然立志於事功
禮執殊鄰孝祖擢登於法從政成全蜀上皇召宣於
文昌逮茲御極之初翊我鴻樞之運訏謨經遠敏識
燭微載疇帷幄之庸俾贊鈞衡之任噫有常德以立
武事既資已試之能建大政以興太平尚冀方來之
效往祇厥命益遠乃猷

僑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以有邦初政可忘武備之修貳我鴻樞宜亟儒英之用既符人望庸畀綸言具官鄭早以異才冠於多士學問本於醇正進退得於從容遣以交鄰義不辱於君命召而前席言弗爲於身謀積望采高來歸何晚屬纂丕圖之始尚淹大江之東念帥閩之久勞還文昌之舊著講帷進列備見忠誠宥密參華尤資碩畫乃啓侯封之寵仍增并賦之豐豈錫貞腹式昭異渥惟踐揚之久則其謀必審惟亟養之至則其用必宏無競維人予既虛心而眷倚有常立武爾其一德以替襄

僑字惠叔興化人舉進士第一僑辭免批荅曰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閩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爲貳蓋亦晚矣○山陵畢事端禮加正奉大夫僑加宣奉大夫
慶元元年 乙卯

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相

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

制曰朕寅奉基圖優崇宰輔內爲天子之老賴經體贊元之大猷外爲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藩輔之用雖異始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具官趙汝愚高明而重厚寬博而淵深應變守文

兼有大臣之能事善謀能斷獨當天下之危機雅推人望之隆進陟冢司之重蓋烈祖嘗有大用之意姑遺後人惟本朝舊拘左戚之嫌特捐故事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旣隆翊載之勲尚期啓沃之助虛心無作朕惟籍謀猷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遽慕明哲保身之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是用冠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屢從十乘之行圖所便安昭於體貌於戲命公望以來輔旣優賜履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忘補袞之舊益思體國母有

遐心

鄭僊詞

汝愚自紹熙五年八月拜右丞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六月右正言李沐首論汝愚之過遂有是命○是時韓侂冑因前日傳道詔旨已得親近上左右乘間竊弄權柄其所以謀害公者計已深矣公平時氣貌方嚴未嘗假人辭色及爲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或言侂冑意望節鉞而公反裁抑之專務汲引忠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附侂冑舉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論公罷相狀行汝愚辭福州

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上言乞寢右丞相趙汝愚福唐之命且以職名奉祠遂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落職十二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責永州制曰屈鼂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率陷譴訶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揆路雖欲選任亦難曷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憲章之幸免具官趙汝愚色厲而內荏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徧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尚巧

計經營而欲爲嫌疑旣弗避於此時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繇主器躬獲紹圖蓋承太上御札之倦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詢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孰無疑談符識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主而無退斂之思盤互妄邪參通籌策內欲擅不移軍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戎夷而開邊境之釁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頗有訟寃之指教愈喧物論具載臺評其黜授於散

官以竄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名分之戒勿忘自

省尚體寬恩

注義
端詞

二年正月庚子汝愚以疾薨於衡陽得旨歸葬
二月中書舍人吳宗旦繳汝愚復官言臣切見
故相趙汝愚死於衡陽訃音來聞聖慈惻怛至
洒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
令歸葬以伸陛下待遇之私更不牽復元官以
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爲幸甚奉旨依後自故資
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少保加贈少師嘉定

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

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率歸於忠厚
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
每懷舊而有感

具官趙汝愚

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

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
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乂閔仰念祖宗之法每
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
必惻怛以致其情繫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屬精而更
化方建極以用中凡海內之群才舉無終棄豈地下
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篆車以流光於壤戶噫

朝而目送尚思加禮於絳侯見若毛生寧忍少思於
德裕幽魂不泯明渥其歆楊炳詞

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詞曰朕慨念忠臣力扶王業

安社稷以爲悅夙高輔翼之勲質鬼神而無疑可後

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敷告綿區具官趙汝愚節挺松筠忠

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

任大事自晉參於國秉實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

規凜凜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遽反眞遊承不聖文考與

子之慈對越天地相冲人事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

奮庸名資篤棐嗟權臣之媚嫉挾謚說以震驚謫處

偏州僅踰中壽雖亟從於甄復猶未免於蔽蒙惟人

心不可以厚誣故公道自然而昭白盡還職秩追賁

泉扃孚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罔易名紀德垂千古之

光華載疇子姓之良簡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

師言噫成王之任姬公隆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待

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間於古今人適殊於存

歿尚惟英魄式監至懷蔡幼學詞

初孝宗從萬里而召公也蓋將屬公以輔弼之

寄光宗排群議而用公也乃所以承孝宗之心

而上之命公以相也亦以兩朝欲行未遂之志

布告大廷而申命之耳公歆然自視每進輒辭
連疏至十二上引避或踰時越月不得已而後
拜方甲寅之歲天步多艱人無固志搢紳大夫
首鼠者陰拱默觀儉狡者潛懷向背宗社之勢
危於一髮公獨上稟慈訓奮然以身當橫流洶
湧之衝無復却顧使光宗與子之意以明憲聖
擁佑之烈以著神器既定實爲我宋無疆之休
古所謂社稷臣公足以當之矣然諛人罔極熒
惑天聰公竟以遷墮而大賢經濟之事業卒不
得盡白於斯世豈不惜哉當權臣專政時不能

不內慊於心嘉泰二年二月復公資政殿學士
大中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贈少保賜謚二年以
諸子遇郊霈加贈少保其後權臣謀動干戈幾
危宗社上奮發英斷大正典刑公道旣明上益
思念公之元勲嘉定元年二月盡復元官詔太
常趣賜謚謚法忘身奉上曰忠安民太慮曰定
遂易名忠定十二月內出親札特贈太師追封
沂國公狀行○始公罷政公論爲之不平上自朝
列下至韋布之士交疏論辨用事者以竄殛鉗
天下之口終莫能制或爲之謀曰食肉者必棄

其骨今留之以集蠅蚋孰若與其骨遠屏之以
絕蠅蚋之望故公遂有零陵之責小人之用心
亦惜矣未幾衡陽訃聞人心益憤多爲挽章私
相吊哭至大書揭於都城觀闕之上歸葬詔下
衡陽之人往往以手加額靈輦所經父老焚香
迎拜於道左或至泣涕萍鄉闔邑以竹枝標楮
錢於門外望柩拜而焚之煙焰爲之蔽空朱公
熹在建寧劉公光祖在蜀俱以書來言閩蜀之
人雖深山窮谷寡婦稚子聞訃莫不憤歎以至
流涕公論之在人心者果何得而掩哉同○公

嘗論中興宰輔尤稱趙忠簡公鼎之爲人念其
家遺書散落嘗訪求得其奏藁事實等書讀之
輒感慕歎息不能去手及公得禍亦略相似云

四月己未余端禮右丞相

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遷銀青光祿大夫除

制曰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
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
居黃閣之崇廼輯廷紳誕敷制綽具官余端禮溫恭而氣
勁凝靜而謨明智周萬物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
擢之於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於留都遂畀
輔臣之任益殫忠盡力贊政機迨予嗣歷之初尤籍

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謨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并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間暇而脩刑政之要專燮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明渙期底成功

端禮辭右丞相批荅曰惟昔宗盟嘗居槐宰之任若時卿袞亦應柘溪之祥尚其遠邁於古人相與共興於大業

同日京鎰知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叅知政事除

鄭僑參知政事

自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謝深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兼待

讀除

鎰知樞密院事制曰當國家間暇之時既有常而立武長樞機周密之地在圖任於舊人肆登帷幄之英庸渙絲綸之寵

具官京鎰

寬宏而有守沉靖而善謀秀出

縉紳之聯綽有廊廟之器簪筆持橐告猷備鑒於兩
朝歷井捫參賦政尤高於全蜀迨予訪落於爾迪知
乃自納言之聯俾贊本兵之寄每飭戎昭之果毅興
成德威之安強政路參華已著謨明之效幾廷擢冠
茲爲柄用之專肇錫公主仍增并賦式示褒崇之異
且彰禮貌之殊噫雖安忘戰必危當益嚴於師律惟
事有備無患斯永固於邦基繫時老成奚俟訓告
僑參知政事制曰朕競業御圖焦勞求治一相處乎
內方有賴於奮庸四輔惟其人詎可忘於額俊乃睠
爽邦之哲允符共政之圖爰錫贊書式昭眷意

具

鄭才宏而器博學粹而識明奏篇自冠於布韋養望
以推於柱石論思道盡晚蒙烈祖之知調護功多夙
被慈皇之眷得此兩朝之傑輔予今日之休擢貳紫
樞有嘉謀略晉陪黃閣庶展經綸念天時人事之所
關兼士氣民心之係匪藉同寅之佐曷臻累洽之期
我其大監撫于時敢懷逸豫爾有嘉謀告于后乃副
倚毗益茂忠誠實爲良顯

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人重本兵允賴股肱之佐儀

圖在位必先耳目之官惟時獨坐之賢宜賓西樞之

要旣疏新渥爰錫明綸具官謝學冠儒流才推國器

州縣早更於繁劇朝廷徧歷於高華孝宗嘉其朴忠
由棘丞而將使指太上欲其詳試自柱史以典神臬
予素簡知命司風憲持心近厚白簡無深刻之文燭
理甚明金華有切磋之益爰加書殿之職晉陪武帳
之謀非特與運籌決勝之功庶幾收疆本折衝之效
益修武備亶惟暇時幾事不密則害成固宜藏用軍
實無日不申儆茲爲遠猷永肩乃心祇若予計訓

深甫字子肅台州人

慶元二年

丙辰

正月庚寅余端禮左丞相

自右丞相除遷特進

京鏗右丞相

自知樞密院事遷正議大夫除

端禮左丞相制曰有熊之佐風后配夫上台天乙之

興仲虺居於左相惟朕躬之冲菲奉慈訓以纂承置

器於安將保基圖之固涉淵攸濟不忘宵旰之勤仰

纂帝主之盛隆俯思俊哲以翊贊疇若予采有能奮

庸惟時次輔之賢佑我初元之政久膺鉅任茲陟冢

司揚於王庭渙其大號

具官余端禮

篤厚謹視身之行忱

誠堅許國之心在坤爻則包黃裳之文於鼎象則安

玉鉉之節寬而栗柔而立德能彰吉而有常茂而間

深而通事每並行而不謬早被孝宗之眷復膺太上

之知流連六官出入三觀其盤舊學常保乂以有殷
君陳東郊繇分正而入告擢在本兵之地適逢內禪
之秋宗廟以安旣共參於大策姦邪不起復有賴於
忠臣予嘉乃勲爰置諸右而能深戒擅事各權之失
備殫任公竭節之勞山甫柔嘉夙夜匪懈於補衮之
闕安世謹密從容甚近如驂乘之時至於壞植散群
遂良登傑奮發雖繇於予斷矢陳悉本於汝謨國是
旣明士風寢革陰陽順序年穀以登夷狄脩和邊鄙
不聳將究彌縫之用可無褒進之恩惟茲元宰之崇
無若昭文之重久虛席而不拜蓋得賢而後居佐天

子理萬幾俾顓持於魁柄分長史爲兩府庸並建於
弼臣庶志慮之合同於事功而叶濟規摹已定要當
力底於大成朋比旣祛罔或輕搖於浮議副朕所望
在卿優爲爰超賜位之階以作群公之表衍其采食
豐厥真畚以彰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無疆
惟休無疆惟恤敢忘受命之承克艱厥后艱厥臣適
觀敏德之又尚思裴迪之篤遠邁明良之康惟用勸
干我家終有辭於永世

鏗右丞相制曰勅天命而兢萬機在代工之無曠熙
帝載而宅百揆資奮庸之有能朕念顧昶於皇穹逮

纂承於慈極任重守大懼於闕以不遑謨明弼諧孰
歟德之允迪保我邦圖之固助予盱食之勤追想古
人至遠求於夢卜豈如今日廼近在於樞機其輟本
兵俾陞次輔誕揚孚號播告路朝具官京疏通裕開
濟之才鯁亮著直方之操物能名而事能斷智常究
於精微撓不濁而澄不清量莫窺於涯涘早遇盤根
而知利器遂策高足而據要津我多栢臺廷臣憚其
正色爭禮擅幄匈奴不敢桀心旋爲諭蜀之行尤展
籌邊之略逮朕初載冠于從班一觀長者魁梧之姿
卽知公輔遠大之器子房之授高祖言殊石水之授

馬周之遇太宗契踰膠漆之固寄之心腹擢在疑丞
論說無疑殆若巨魚之縱壑姦邪不起復如猛虎之
在山確持尊君親上之誠力建壞植散群之策洎予
總攬將遂延登屬方倚於廟謨始進顯於武柄運帷
幄而決千里之勝旣厭難以銷萌理陰陽而遂萬物
之宜盡贊元而經體方今國是雖明而未臻於醇一
士風雖革而尚起於譸張年穀新登倉廩之儲尚寡
戎狄久好邊陲之備宜脩凡此數端皆如

舟楫願之迄濟况輔弼之並建實左右之具宜
相與協恭而和衷必能熙績以興事思邦家之大政

力底于成過朋比之浮言勿為之惑爾能素綽予望
深期陟彼華資既越三階之峻衍夫員食仍增千室
之封以昭體貌之優以究勲庸之茂於戲蕭曹為冠
豈專務於規隨房杜同心蓋相資於謀斷其思夾介
之義以迪允升之猷能立太平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鎡初封祁國公五年八月丁亥以太上皇誕節
上壽拜少保進封鄭國公

同日鄭僑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謝深甫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三年

何澹同知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除

澹字自然處州人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左丞相

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制未入

端禮自慶元元年四月拜右丞相二年正月拜

左丞相是年四月罷入相一年尋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葉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

自吏部尚書除

翥字

處州人

慶元三年

丁巳

正月壬寅鄭僑罷知樞密院事

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僑自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慶元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二年正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丐閑故有是命執政二年

慶元四年

戊午

正月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翥自慶元二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七月丐閑除資政殿學士知隆興府在樞府二年餘後知紹興府又知福

四月州

八月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自參知政事除

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六年六月己巳以母憂罷

慶元六年

庚申

閏二月庚寅京鏜左丞相

自右丞相進封冀國公

謝深甫右丞相

自知樞密院事遷金紫光祿大夫除

鏜左丞相制曰斗魁之下曰三台夙炳中階之象太

微之垣有上相獨先顯面之朝朕法天建官臨政願

治繇續紹慈謀之始首褒崇近弼之英秉國均而具

爾瞻既明偉績輔台德而置諸左宜陟冢司渙敷制綽

之公臨告廷紳之衆

具官京鏜

道方而氣裕業粹而用開

學貫古今蘊尊主庇民之略智周事物兼守文應變之才德量足以服衆心忠謀足以斷大議早結知於烈祖復被遇於上皇爭禮折穹廬之驕典藩增井絡之重逮及耿冲之質益深簡注之懷旣陟疑丞旋躋近如貞觀之有戴胄振厥綱維如漢家之任留侯籌於帷幄惟師虞之僉穆嚴帝載之奮熙莫不詔八柄以馭群臣杜群枉而開衆正立綱陳紀贊爲世法程之規薄賦輕徭全與民休息之惠百穀屢豐於農扈纖塵不警於邊陲瑞牒効珍聖父衍康寧之福璇穹錫美元良開震夙之符時浸格於豫和功實資於寅

子之主愛下飭百度幾若祖宗之盛時屢豐咸格於康年四闔均陶于渥澤比建賢明之嗣允咨宏遠之謀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卿慮越予先正歷輔累朝勒銘宗彞侑食清廟伊一時之施置誠萬世之楷模積慶之長至孫彌大顧輿望之交屬豈併任之可稽矧今憲章雖具而特守之不嚴議論有餘而事爲之不足王政當脩莫盡拊循之實民力當厚未聞節約之方流風唯徂於自營在列常嗟於乏使凡此世務孰爲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業廣功崇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夾邦之哲力恢垂世之

規是用釋使領之清閑揭臣工之表倡仍冠槐庭之
峻聿昭台路之崇申衍祖腹肇新紐采在漢安世以
司馬而錄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旂
常之績首躋翊亮之司况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
之故事疇乃碩望對予前聞絕席千官之聯析衝萬
里之外式隆體貌益鞏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稷契
臯夔之是紹見諸行事矣蕭曹魏之足云蓋難得者
無間之君臣易失者有爲之歲月聿登躋於上宰竚
發施於壯圖往其祇承永底休乂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

之紀律罔不張裔夷讐其威稜遏圉底乎靜謐惟器
之宏者應彌裕而績之優者任必隆矧太微上相之
輝列次星而交映而聖代昭文之重以集賢而並崇
肆命賛元庸均宅揆言觀當世之急務盍究經邦之
求圖建立大政以興太平方資蕃飾杜閉群枉而開
衆正益賴彌縫務休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敕時幾所
以荅天地之况凡予注意皆爾究懷屬並峻於鈞衡
初匪勞於夢卜諒精神之胥契實左右之具宜陟以
三階旣具昭於徽數陪其多戶庸併衍於眞租以昭
體貌之優以侈會逢之盛於戲賛如晦之斷蓋可同

心而濟謀得宋璟之剛乂賴守文而持正將窺觀於
偉業復遠邁於昔人其廸訓辭以承休命

六月鏐進封魏國公 深甫六月封申國公十

月進岐國公十二月進魯國公嘉泰二年十二

月辛卯拜少保

同日何澹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

自參知政事除

制曰基命勤於夙夜乂資密勿之謀執政均於股肱
兼賴贊襄之力舉時二柄之重付我全才之英爰錫
褒緡以昭寵渥具官何澹忱恂而勁正閭亮而裕和淵識
貫乎古今瓌文發諸經緯暴聲名於當世早擅掄魁

附羽翼於初潛蔚為舊學兩職中司之憲獨高直節
之風虛懷極其延登駸假俾之參預舉偏補弊而靡
或過正協恭一和衷而不為苟同坐致紀綱之張助
成朝野之豫既益彰於素望庸推正於紫樞屬方時
平敢忽武備謀臣猛將當庶為數世之儲尺藉伍符
宜盡汰積弊之冗矧復裨於幾務皆有賴於謀猷拓
其多井之封陪以真畜之賦其加徽數彌示隆知噫
文武為憲萬邦蓋倚兼資之略精神折衝千里異成
強本之功宜對褒崇愈勤翊亮

七月丁卯陳自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白御史中

除丞

自強字勉之福州人

八月丁酉少傅左丞相京鏜卒

鏜自慶元二年正月拜右丞相是年閏二月拜左丞相是月薨入相三年餘

嘉泰元年 辛酉

七月乙卯何澹罷知樞密院事

澹自慶元二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除參知政事六年閏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丐祠除資政殿大學士與郡執政四年餘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八月甲申兼知樞密院事

張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禮部尚書除

金字君亮丹陽人

八月甲申張巖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除

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自諫議大夫除

巖字肖翁湖州人松字冬老池州人

同日張釜罷簽書樞密院事

釜自是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以

端明殿學士官觀

嘉泰二年

壬戌

七月己巳程松罷同知樞密院事

以父喪解官

松自開禧二年四月差充四川宣撫使制置司職事併歸宣撫司仍免知成都府後以逆曦之叛松自西蜀遁歸章良能繳程松與宮觀指揮奉聖旨降三官落職送筠州居住嘉定元年三月臣僚上言謹按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程松昨爲赤縣諂事殿帥吳曦遂得潛結韓侂胄致宥密前年西事之方興也侂胄松入蜀正以與曦有舊欲其協力以爲關外之舉而松才

不足以馭其姦疑適足以趣其變叛書旣聞身爲元帥上不能糾合鎮發一矢以報國家下不能堅忍少俟以安蜀人之意舉五十四州之地以遺之如弁髦土梗然而更貽逆賊尊以王爵受其厚賂明日遂行逆其從叛之心誅之亦未爲過而權臣徇私祇用輕典徑以散官置於善地謂之罰當其罪可乎奉聖旨程松責授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說友字

安吉人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丙申

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仰模天象登用人材烏奕斗樞不應西垣之次幹旋機柄密承北極之尊遴選真儒式當隆委

具官

陳自強

良玉不斷大器晚成居之安資之深自得聖賢

之蘊澄不清撓不濁孰窺喜愠之容一見而簡帝心數年而躋要路諫坡猷替每輸買日之忠瑣闥塗歸真有回天之力君子之勇雖賁育不能奪仁人之言非堯舜不敢陳其勁正障百川之狂瀾其醞藉備四時之和氣由中司之雄劇陟右府之崇嚴三三執政

之臣均

膺肱之助

半千逢辰之慶是宜禮貌之優加

祕殿之隆名畀真封之新渥朝夕納誨而輔台德正倚謀猷夙夜基命而殫厥心共成勲績斯有無窮之問采植太平之基

同日許及之參知政事

及之前為同知樞密院事丁母憂服闋從吉赴召遂有此除

嘉泰三年

癸亥

正月己卯謝深甫罷右丞相

觀文殿學士判建康府

深甫自慶元六年閏二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

乙未判建康府入相二年

後封申國公

甲午張巖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

巖自嘉泰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樞

府一年餘

戊戌袁說友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傅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除

伯壽字

泉州人○二年辛丑以端明殿學

士除在京宮觀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奏故簽書

樞密院事觀文殿學士傅伯壽生於忠義之家

首爲諂諛之倡侂冑盜權之始伯壽爲浙西憲

納贄殺啓卽指故相爲跋扈且云澄清方效於

范滂跋扈忽聞於梁冀人無耻矣咸依右相之

山我則異於獨仰文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陶

鎔寅緣入朝不畏清議由繳駁以斥逐善類假

草詞以詆毀師儒其弟聞之撫几嗟惜曰名節

掃地盡矣未幾以所言欺罔而與宮觀色斯舉

矣愈切悲鳴僥倖重來曲意諛悅躡登西府見

謂非宜扶曳謝恩顛頓失措疏其罪惡合正嚴

誅而祕殿降名老死牖下贈卹之典與勲舊同

若非追貶而削奪之何以爲姦邪之戒奉聖旨

追三官

二月乙巳費士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士寅字

人

五月戊寅陳自強右丞相

自知樞密院事除制未入

開禧二年正月庚辰兼樞密使

樞密使制曰中階之燮元化夙登宰路之榮鴻樞之

幹萬兵峻陟使端之重合文武之二柄寄安危於一

身

具官陳自強

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器不期於小用

學自得於大成識慮造微炳若著龜之先見純誠守

正屹然金石之弗移頃接武於禁嚴旋奮庸於丞弼

儀圖物望晉秉國均紀綱法度咸適於中陰陽風雨

各得其叙每謙謙而不伐曾斷斷以無他念未靖於

邊氛廼方深於憂顧眷時元老益展壯猷遠稽列聖

之宏規近攷中興之鉅典爰卽鈞衡之地仍兼宥密

之司唯屬任之采專宜徽音之具舉蔽自朕志協於

僉諧申陪多賦之優併衍貞畬之入云云

同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參知政事

說友自嘉定二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

正月除參知政事是月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

十月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四年四月丙午

兼樞密院事

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自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赴召除

孝伯字伯子歷陽人

嘉泰四年

甲子

四月甲辰許及之罷知樞密院事

及之自嘉泰二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

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再執政一年餘

開禧三年十一月葉時奏乞將許及之竄責得

旨降兩官送泉州居住

丙午張孝伯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八月罷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象祖字

台州人

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被召除開禧二年三月乙巳

兼知樞密院事

開禧元年

乙丑

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

士寅自嘉泰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十月除

參知政事是年三月丐外除知興元府執政凡

二年

四月戊子劉德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

書除

制曰具官劉德秀弘深而肅括和裕而直方志負經綸有

尊主庇民之略學臻虛奧與達守文應變之機夙簡予
衷俾司言責見諸糾逖悉符天下之公凡所建明深
識時務之要旋奏中臺之最聿隆巖石之瞻迺倦直
於承明一麾出守復遠綏於全蜀萬里於行虛佇端
歸之音彌高難進之節屢更歲籥還踐天官朕念人
望不可以久稽兵本尤嚴於圖任參決廟勝孰踰老
成爰進位於宥庭仍通班於秘殿

德秀字以隆興人

戊戌錢象祖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具官錢象祖簡靖而善謀粹和而有守學窮六藝生

平每耻於空言智周萬微中外不辭於歷試扈從聲
論思之益蕃宣推惠養之仁公望聿隆家聲彌振逮
擢居於宥密益茂著於猷爲瞻惟迺祖迪我孝皇遠
垂勵翼之規綽有典刑之舊是用幹璿杓而東指授
政柄以左旋遂登踐於世官仍共禋於廟笑
七月辛丑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原

郡王拜平章軍國事

制曰公師之尊文武寧分於二道將相之重安危實
佩於一身眷予社稷之元臣久典腹心于中禁勲德
俱茂神人具孚茲特軼於故常俾晉專於平決誕敷
丕號敷告路朝具官韓識超群倫學洞聖域代稟堪
輿之間氣世兼鼎鼐之全材挺身而障狂瀾獨運濟
時之典扶日而行黃道亶高定策之功精誠金石之
貫通果銳風雷之迅發仁既安於區夏義不去於皇
家以謨訓啓迪上心以勤勞昭示臣節太公至中正
道而立高爵厚祿所樂不存憂民惟飢渴之思用事
絕黨偏之徇內外單盡始終扶持上承三宮率伸父

子之主愛下飭百度幾若祖宗之盛時屢豐咸格於
康年四闔均陶于渥澤比建賢明之嗣允咨宏遠之
謀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卿慮越予先正歷輔累
朝勒銘宗彞侑食清廟伊一時之施置誠萬世之楷
模積慶之長至孫彌大顧輿望之交屬豈併任之可
稽矧今憲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議論有餘而事爲
之不足王政當脩莫盡拊循之實民力當厚未聞節
約之方流風唯徂於自營在列常嗟於乏使凡此世
務孰爲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業廣
功崇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夾邦之哲力恢垂世之

規是用釋使領之清閑揭臣工之表倡仍冠槐庭之峻聿昭台路之崇申衍祖腹肇新紐采在漢安世以司馬而錄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旂常之績首躋翊亮之司况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之故事疇乃碩望對予前聞絕席千官之聯析衝萬里之外式隆體貌益輦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稷契臯夔之是紹見諸行事矣蕭曹魏之足云蓋難得者無間之君臣易失者有爲之歲月聿登躋於上宰竚發施於壯圖往其祇承永底休乂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

德秀自是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在府五月○嘉定元年二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劉德秀卒上遺表特贈七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給事趙夢極繳奏不肯書讀臣切觀邇年啓釁妄動上下騷然盖自權臣始用事猶首鼠顧望未遽肆也於是布置臺官崇植聲勢阻遏異已一時儉人縱吏過當屏斥善類惟恐不力方紹興乙卯一網而盡朝廷爲之一空其間狠愎自任居之不疑略無忌憚則未有如德秀之甚者也德秀從蜀郡

遂除大理寺簿帙然不滿見於色詞包藏害心
實始於此寅緣既登言路遂肆其毒怒目切齒
視士大夫若仇其於忠良骨鯁之人不盡吞噬
搏擊不肯已不三年爲八座雅意政地卒登宥
府榮寵而去適善終牖下而卹典之優甚非誅
姦諛於既死之意欲望屠斷將德秀且令守本
官致仕其贈官恩澤指揮乞追寢施行依

開禧二年

丙寅

三月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

象祖自嘉泰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

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二年
時司諫易枝上言比者陛下以虜情叵測奮
發英斷增遣邊戍訓閱士卒招收忠義此亦有
國之所不可廢者象祖參大政復兼本兵之
任宜振舉其職以共勦事功而乃獨班奏事抗
疏丐去所謂忿疾以事其君者奉旨與郡給事
中鄧友龍上言方陛下委任元臣相與倡大義
以正人心而象祖進則面諛退則腹非甚至語
人曰上意不以爲然象祖參預大政把握本兵
二年于茲乃始辨論以爲不可何耶乞將與郡

指揮寢免重賜竄責奉旨降兩官送信州居住
七月除知紹興府

四月故太師秦檜特追王爵降之銀青光祿大夫衡
國公

樞密都承旨李壁奏紹興之初總攬群才脩明
庶政大勢浸張王師屢捷電掃關洛可指日興
而秦檜久在北方不能卽死逮其旣返外託復
歸本朝之名而實則懷彼積年豢養之德陰受
虜囑力唱和議當時士大夫皆知其悖禮傷道
遺君後親往往奮不顧身引義力爭雖死無悔

而檜梓宮長樂藉口憑恃虜勢迫脅君父貶損
位號以極事讎之禮股國增幣以爲厚敵之資
發遣西北人以絕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
柄以破壞垂成之功用深文密網羅織忠臣義
士竊高爵重祿誘致懦夫庸人借樂天保民寧
親養老之說飾姦言而實則首足倒施倫紀隳
壞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闕于臣子之念慮矣乞
將檜所得官爵特從貶奪仍下禮官按罪定謚
奉聖旨依仍令禮部太常改謚後韓侂胄被誅
南北脩好李壁亦被貶檜復王爵

七月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

自光祿大夫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乙卯除督

視江淮軍馬知樞密行府都統司置司鎮江

巖江淮都督制曰帷幄妙於決勝夙資漢三傑之謀

江淮稔於知名載

倚張

萬福之重睠惟樞要厥有源流

肆煩督視之行式懋綏懷之略

具官張巖

學紹泗沂才全

莘渭風采再新於要路民瞻早峻於邇聯粵自塗歸

徑躋駿假牧人御衆荐宣帥閫之勞經體贊元旋趣

覲圭之入八柄兼資於文武一堂聚會於精神適時

脩攘久顯宥密政刑明於閑暇有嚴自治之規道德

成乎安強克壯折衝之本朕念六師之出屢騰三捷

之音然兼愛乃中國之至仁而遵養亦今日之大計

爰藉幾庭之望聿開行府之雄戲幄甫離於都門號

令已孚於邊陣氣增天塹歡動雲屯營壘爲之精明

將帥安其指授噫佛狸之死卯年旣默符於童讖單

於之朝正月尚亟奏於膚功

李壁參知政事

自禮部尚書除

壁字季章眉州人

十一月甲申丘密簽書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兼江淮宣撫

使除仍督視江淮軍馬

密字宗卿五世祖自建康徙居江陰丞相虞允

文當

軸一見異之除國子博士時孝廟從

容諭乞文令薦人才乞文首以公應詔上方勵大有爲之志急於規恢群臣將順不暇及賜封公奏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遵養十年可以議北向萬全之舉外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興州統帥吳玠病且死公素以吳氏世掌西兵爲慮陞辭曰奏言兵權不可復畀其子上深然之尋玠果殂公卽奏乞遷他姓代玠仍置副帥及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令興州兼領以殺其權長子曦不

必令犇喪乞亟降起復仍知和州之命於是上命荆鄂都統張詔代玠又命權軍事李世廣副之併西路帥職歸興元一如公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之後復兼西路安撫杲死權臣復以兵權畀吳氏馴致逆曦之變識者尤服公先見遠識曦旣伏誅公表賀其卒章曰刊山銘閣願益謹於將來曲突徙薪敢自論於既往盖不忘忠愛也後公召赴行在而以中丞疏竟免歸自此閑居十年嘉泰辛亥差知慶元府年已六十有九公奏事畢方退謁廟堂而權臣趣

請相見留語從容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公其事則北伐其名則大義且知公可屬大事引與共赴功名深相結納公因言兵凶器閣下當爲國遠慮使萬全而後動必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之後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權臣雖不悅頗亦感動尋改知建康府權臣聞北虜置僞平章宣撫於河南奏欲命公以簽書宣撫江淮以應之公手書力論以爲虜特張其虛聲其議竟寢而使命往來如故公之力也後數月權臣復移書欲奏除公內職宣諭兩淮以謂使

名得中可與軍政公度用兵之意牢不可回復書力爭良苦權臣滋不悅於是宣司遂建以至出師公皆不復與聞矣嘉定丙寅連疏乞休致朝廷方藉公威望進寶文學士因任會淮北用兵不容力辭王師自克泗州進圍宿壽暑雨方作軍士不堪其勞公奏記廟堂宜且班師權臣不以爲然旣而宿壽師潰朝野憂懼乃除公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公自列祈免章數十上訖不獲命因不敢復辭權臣來議招收潰軍且求自解之計又遣浙漕幹官劉叔向至宣司計事公

答書及因叔向復命謂合先明蘇師旦周筠等
債帥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今未可
言戰惟當收合離散謹守北邊以備虜之報復
權臣一時逼於事勢因黽勉從之然其意甚恨
已而師旦竟得罪以去實公白發其端時宿壽
師潰公乃委田琳等招收初渡淮合七萬餘人
皆創殘不復自振於是普犒諸軍一新號令還
戍公遂移司揚州部分諸將郭倪陳孝慶等屯
守邊面及要害之處公留維揚幾日郭倪畏公
威名陰肆中傷權臣亦爲之動是時邊計未立

虜情叵測公猶得少安其職然凡所建明權臣
率先取謀於倪而後區處報下宣司之情愈不
得通矣郭倪雖通領兩淮守禦之寄然倪第知
封殖揚州緩急則趣瓜州爲遁計淮西一路不
以介意公遂移司和州分遣賓僚行邊撫犒上
念公忠勞親灑宸翰訓獎優渥宣司招撫江淮
丁壯及諸軍子弟數千人號宣威軍以補諸軍
之闕公尋移司建康時報虜犯淮南遂詔

除公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江淮宣撫使尋拜
簽書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依舊端明殿

學士思禮悉視執政

開禧三年

丁卯

正月辛卯丘密罷簽書樞密院事

密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位樞府兩月時侍御史徐相論密與宮觀未幾朱質再論密落職依舊宮觀○公既拜簽樞督視之命時虜兵攻廬州城田琳拒退之既而圍逼和州公遣救兵救之和州圍既解虜乃悉兵圍六合郭倪聞六合被圍虜兵漸近儀員遂托言點檢瓜州棄揚州而遁且携選卒精

仗自隨公聞之遣人賫書檄切責令還戍倪不得已再還城中會報倪出兵萬人使郭倪等統率策應六合倉卒進發更不稟命公大駭時方委招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壁等充小使以行議欲權宜講解而此舉與小使所議政相矛盾殊患之郭倪至儀員與虜遇戰不利公訴於朝且自引失職之咎歷數郭倪輩欺蔑督府略不關白以至喪師辱國等罪合加顯戮不知此舉廼倪輩與權臣密議表裏爲之欲徼倖一勝以盖前日逗撓失亡之罪也會倪復走瓜洲公遂

按倪罪狀奏乞賜誅殛權臣曲爲之地倪但追三官安置南康軍而已小使回具言此役雖沮於用兵而虜情大略欲和公奏記廟堂以爲兩淮蹂踐至此乞自朝廷移書虜帳以緒前議又謂虜指權臣爲讐若移書宜暫免繫銜權臣由是大怒有督府不相容語公蹤跡益危矣會謀報諸處虜兵漸退丁卯元日詔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公赴院供職時虜有詔回兵且約議和公卽日還鄉以御史疏提舉洞霄宮繼以諫坡疏落端明

四月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月甲戌 兼

知樞密院事

九月丙申張巖罷知樞密院事

巖自嘉泰四年十月除叅知政事開禧二年七

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併罷督視江淮軍馬除職與郡執政凡三月臣僚以巖寅緣求脫金壁里居上言韓侂胄妄起兵端巖實在樞府唯恐少拂其意而邊隙由此遂開督府而深居簡出徒費朝廷三百七十餘萬緡不知所成者何事亡命敢死廼以不能犒勞爲恨乞重賜

鐫黜十一月嚴降兩官徽州住居

十一月甲戌韓侂冑罷平章軍國事

制曰朕圖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略

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群情奮由獨斷爰誕

敷於顯策庸敷告於治朝具官韓侂冑早以勲門浸登顯

路久周歷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意前

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無

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

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已而妄爲敗累世之

惟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

生之經爾則專於嗜殺耿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

飾非公肆誕謾會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戰專以首

謀而爲言臨機果料敵明旣無半策得君專行行政久

徒積衆愆儻令尚處於廟堂何以迄安於社稷欲存

大體姑畀員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

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

終吉往其祗若茲謂優容

章良能辭

侂冑自開禧元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是年十

一月罷居位二年餘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

韓侂冑懷奸擅朝威福自已刼制上下首開兵

端以致兩朝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於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疎忌忠讜廢公狗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讟孔滋凡百搢紳洎諸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冑欺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爲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給事中雷孝友劄子乞誅竄得旨韓侂冑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爲輒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

觀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亦乞誅竄遂責授和州團練副使送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衛涇再進劄子改送英德府安置臣僚上言侂冑始以肺腑夤緣置身閣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加以慈福重闔之眷侂冑乃以預聞內禪爲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妄竄籍於宮廷朔造亭館震驚太廟之靈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夫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已且如

御前金牌祖宗法專隸內侍省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竊弄威柄妄開兵隙至如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遂除名送吉陽軍安置又上言乞將韓侂冑家財產業盡行藉沒拘收封樁庫專為邊備之用得旨又得旨韓侂冑罪惡貫盈合行誅戮以琦忠彥世載忠嘉特屈常典故從貶竄今已身故可令臨安府棺斂許於本家先塋歸塋

同日陳自強罷右丞相

制曰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異替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嚴瞻宜從策免茲奮由於獨斷庸播告於群工

具官陳自強

起自諸生獵膺

大任本謂東之有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謬直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貨賂公行廉耻俱喪鍾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餽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啓乎釁端與隣境頻乖於和好內郡疲於糧餉邊城戢於干戈誰無憂時之

心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
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
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
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
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祗明訓

章良能詞

自強自嘉泰三年五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
罷入相四年餘給事中劄子乞誅竄得旨陳自
強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
門臣僚上言切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老
益貪鄙唯侂冑之意是徇侂冑始雖招權猶奉

內祠凡所設施尚關廟堂自強巧爲柔佞上表
力請平章軍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
強曲爲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天下之

公議訂其罪惡與侂冑相去無幾有旨追三官
送永州居住中書舍人劄子又乞誅竄遂責授
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居住嘉定元年四月臣
僚復上言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

韶州安置責詞曰宋由之爲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
載之典中書唐正姦賊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邇聯
雖二咎之並彰固群情之同嫉姑從貶逐猶示涵容

特進泰國晚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睚駮公陳自強晚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睚駮叨政路之寵容德薄位尊第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奚止倒行而逆施已共紊於朝綱復助開於邊隙肆爲蒙蔽馴致繹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願輸忠盡爾獨徇營私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於廟堂請託遍於州縣子孫紛競道路駭聞朕方躬攬福威載明黜陟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典未伸人言沓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毀則肆稽古誼仍酌近規責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舒於輿議以敷告於多方噫設庶耻以遇臣朕固素隆於體貌去仁義以懷利爾惟自抵於譴何往省前愆毋重後悔

臣僚繳奏自強與侂冑其罪實等號曰三凶侂冑先以籍家又復斬首而自強曾無緒次施行則刑爲不均矣未敢書讀奉聖旨陳自強朋奸誤國黷貨徇私罪大責輕公論未歇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改送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
同日李壁罷參知政事

壁自開禧二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一年餘臣僚乞出除職與郡之命特行

竄責言壁昨自蜀中召還侂冑卽以爲心腹事
無巨細必與之謀壁懷鄙夫患失之心趨和奉
承無所不至躡遷驟進旣得所欲國家之安危
休戚俱不暇問侂冑初除平章討論故事盡出
於壁開邊之議壁實贊之當兵事欲興之時出
師已有定期在廷搢紳皆未之聞壁則無不與
議所頒詔命壁亦先期撰述心知物議不以爲
可每與士大夫言亦相蹙頰謂當諫止及對侂
冑語則不然反覆譎詐若可欺人自知不容掩
者乙追奪秦檜官爵不論其專恣無君乃咎其

力主和議

云

臣僚再論奉旨李壁降兩官送

撫州居住

丙戌衛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中奉大夫
試御史中丞

侍讀除丁亥兼
權參知政事

簽書兼參知制曰朕敷求碩望協濟弘圖陸賈入而
交平勃之驩密贊安劉之計四凶去而舉元凱之美
適求佐舜之功偉文武之兼資總兵民之庶務厲精
更始錫命維新具官
衛涇碩大光明閔深疏達學貫天人
而守之彌約氣塞宇宙而養之愈深永阜陵之臨
軒早登龍首予冲人之嗣服晉立螭頭顧枉尺之不

爲曾進寸之莫計引帆一去掃軌十年障西風元規
之塵初何求於斯世起東山安石之夢未免爲於蒼
生惟久室而斯通故雖退而愈進視草分章於雲漢
持荷振武於文昌迨欲除心腹之憂嘗與膺表裏之
託志不持於首鼠機爰決於投龜天日居然開明山
岳爲之搖動威聲霜凜姦黨氷銷大慰輿情遂階柄
用極環四輔仍通紫殿之班日贊萬機默幹洪樞之
運啓沃九天之上彌縫兩地之間成道德之安強底
華夷之綏靖噫治道在知邪正朕旣無疑貳之情執
政其猶股肱卿其效翼爲之力一人以懌萬世有辭

涇字清叔崑山人

十二月辛酉錢象祖右丞相兼樞密使

自叅知政事授正奉大夫

兼國用事

制曰

易轍改絃愈信姚崇應變之妙乃贊建儲之盛典乃
審和戎之良圖平心以公人物之權衡飭身以肅朝
廷之綱紀更張甫爾成畫粲然固知專任以秉均其

可尚虛於宅揆雖功名之際謙虛知出於至誠然平治其誰推擇難違於衆望茲特遷於次輔仍晉掌於中樞稽諸陟文加以峻秩併衍戶封之入丕昭眷寵之隆於戲論一相而百吏鄉方詎敢輕於圖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其益懋於彌綸于以張道德之威于以收仁義之效勉膺重寄深體至懷

壬戌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

涇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孝友自御史中丞

除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林大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孝友字

信州人彌遠字光叔宰相浩之子

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大中嘉定元年六月辛

巳以疾致仕在樞府六月

嘉定元年

戊辰

正月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六月辛卯兼參知政

事

制曰朕惟贊大事者厥功甚茂成茂功者其報必豐

矧惟圖任以登賢匪直疇庸而計效肆繇親擢數示

序遷

具官史彌遠

沈靜有謀能斷大事謙卑自牧罔居成

功忠孝一心

勤勞庶務襲相門之積慶爲王室之

世臣

粵從常伯之聯晉陟樞庭之貳爵不踰德官莫酬勲
人望愈高輿論尚鬱瞻言斗極雖並幹於璇璣號猶相
尊實有嚴於魁柄宜陞班于宥密用贊治于弼諧併
衍戶封仍開侯國益昭寵數增畀重權以成道德安
強之威以壯精神折衝之本輔元良而正萬國卿既
竭於丹誠運籌策以制四夷朕式觀於妙笑躡榮奕
葉繼踵前聞

彌遠乞宮觀劄子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爲宰
輔日力贊和盟 今四十餘年南北安妥屬者
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

舊下思先臣盡忠謀國之規恭稟睿謨首除禍
本幸念汜成和議小使已還疆場之事漸獲平
息况儲宮肇建國體尊安乞解機政不允

六月乙亥衛涇罷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潭

州

制曰精神折衝允屬元戎之寄股肱宣力無如舊弼
之圖其責重故選任不輕其望尊故體貌亦異肆頒
褒綍增賁藩符

具官衛涇

重厚而閑深溫純而直諒儒珍

久晦經綸富有於胷中政慈旣更風采聲聞於天下
越陪國論茂簡予衷進務寅恭贊益梅於商鼎退全

明哲祝香火於漢祠朕方興共理之思卿可袖旁觀之手睠言巨鎮莫若長沙潢池甫息於繹騷全楚尤資於綏撫載惟碩德式昇隆名仗元帥之權借重十連之勢亞紫宸之秩均聯兩地之華以示眷懷以光委注意申伯之憲文武用作於式南邦賈傳之陳治安許見思於宣室往攄所蘊毋薄此行

涇以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

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七月

七月癸丑丘密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延登舊弼協濟不圖總數路之權效已彰於

制閭贊五兵之要任宜與於經邦誕布明綸式孚公

聽具官丘密

精忠許國偉業濟時勞在三朝昔備更於夷

險望隆一世今允繫於重輕自復寄於留都實統臨

於方面先聲甫震外侮自消克全道德之威遂底和

平之福邊陲清晏朝野歡愉朕惟君明臣良必儆戒

於無虞之際邇安遠至當豫防於旣濟之餘矧軍律

之未明且人心之易怠匪資識慮曷定規模疇績用

於行臺還老成於宥府庶幾衆正相與同寅以培不

拔之基以建久安之勢噫敷文德而舞干羽方永念

於幾康用吉士而詰戎兵尚深期於勸相其攄所學

益究爾庸

密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建康府江淮制
置大使召除未至間八月辛未以疾奏聞奉旨
與轉官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更化初詔除
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改尋江淮制置大使兼
知建康府屢辭不允時和議未定淮漕招集邊
民號雄淮軍多至十萬餘人其費甚巨而所招
極淆雜公奏淮東人數頗少淮西一路乞精加
選刺別立一軍悉如大軍之制直隸御前屯淮
南以充守禦餘悉汰去詔公選官同淮漕張隸

將雄淮軍除願歸農外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
萬人爲額兵旣強壯費復減省朝廷與虜相聞
則必用公姓名通邊城虜書蓋上意欲虜知公
復用爾公頃張檀虜境知其爲中朝第一人物
其後使命往還多及公姓字兵交以來小使屢
遣復問公起居甚悉和使旣通虜退卽上章丐
歸六月有旨召赴行在仍許以制司職事入覲
時淮民深軫宸慮雖召公還朝欲使仍領使事
居中制外以究施設公以疾力辭還家待命疾
益甚復祈免召渥上益遲公來就拜同知樞密

院事且將遣中使宣押公疾中愈不自安猶口授奏檢辭謝上始諒之欲賜寬告養疾詔曰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剪鬚而可療亦所當為儻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君臣之間蓋千載一遇而公盡瘁不能奉承矣疾革再上章納祿八月四日薨年七十四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積階正議大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贈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

狀行

八月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

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樓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機字彥發嘉興人鑰字大方慶元人

十月丙子錢象祖左丞相

自右丞相除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

史彌遠右丞相

自知樞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

象祖左丞相制曰冢宰佐王邦國總六職以居中上

相顯面正朝冠三台而垂耀眷予次輔時乃世臣既

丕迪於鴻勳宜進持於魁柄誕揚制綽敷告廷紳

錢象祖

簡靖而粹和沉深而肅又學窮閭奧非先王之

道不行才懋經綸以天下之重自任早踐疑丞之列

深圖社稷之安屬姦孽之弄權幸邊臣而啓釁馳伊

吾之北爭爲馬武之大言伐遼水之東獨有遂良之

力諫身雖罹於絕口忠實簡於朕心逮趣召以遄歸益服勞而匪懈密裨剛斷訖除共鯨之凶明辨正邪盡剪佞文之黨威柄復收於王室耆英畢萃於朝廷若時共政之圖已見厥功之茂肆疇重望俾幹洪鈞平心以酌國論之是非虛已以公人才之黜陟定東儲之位七鬯有歸締朔漠之盟甲兵盡洗得持美效君之體有正容悟物之風用能期月之間盡革積年之弊茲登庸於左揆仍領使於中樞翼我元良升亞維師之重躋時顯秩特超賜位之崇幾度越於常彙示益隆於眷注申陪多邑併衍旨畚疏寵旣優仰成

采切

朕

厲精而圖治

一

更化以宜民和好雖脩敢忘

備豫之政流寓甫定異聞安集之期公私欲底於阜豐風俗思還於醇厚溯厥本原之地端繇鼎軸之司惟竭誠盡瘁可以濟多艱惟愛日惜時可以建長策庶迄臻於康乂用永保於安強於戲尹湯一德以享天斯膺眷佑之命丙魏同心而輔政迄底中興之功朕方懷競畏之誠爾亦有寅恭之助勉收已成之效益篤無疆之休

陳晦詞

彌遠右丞相制曰上天之生賢佐實繇宗社之休故國之有世臣亶繫朝廷之望眷時英傑懋著勲勞爰

參繹於師虞俾進熙於帝載誕揚坦制孚告庶工

具官

史編

廣傳而純明惠和而亮直文文武獨高經世

之全才惟孝惟忠備著立身之大節學深窮於道要
智洞燭於幾先粵繇絲甘泉簪橐之班首任青宮羽翼
之寄罄爾謀猷之告裨吾父子之間海潤星輝增光
儲德之茂風翻厲密替主威之強成大功無徒蔭之
淹去元惡甚摧枯之易國本於焉安固朝綱賴以肅
清肆疇厥庸亟授之政圖事揆策東西並翊於鈞樞
偃兵息民南北復脩於信誓杜群枉以開衆正之路
建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合中外以調娛官府俱爲一

體隨短長而汲引賢能立於本朝雖卓乎底績之已
高美退若欽承而自下朕緬懷先正作輔孝皇服勞
王家績紀太常而永耀冠位群后慶流後裔以愈長
勲業相望典刑是似茲方艱於論相顧無易於衆賢
昆命元龜使宅百揆總樞機於宵旰式循慶曆之規
傳德義於承華併酌天禧之制兼爵秩畚租之益示
寵光體貌之優今邊遽甫息而內治當脩民力旣殫
而邦財未裕鰥寡尚憂其失職薦紳或歎於鄉方凡
茲康濟之圖倚乃弼諧之地惟應變可以成天下之
務惟同心可以致海內之安庶及有爲之時迄臻無

兢之烈於戲為君難為臣不易蓋今古之所同厥考
室厥子肯堂貴功名之克紹朕嘗復斯言而景行先
哲爾惟明乃訓而追配前人勉摠壯猷奚俟多告

詞

彌遠十一月戊子丁母憂

同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婁機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樓鑰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並兼太子賓客

十二月丙寅錢象祖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

象祖自開禧三年十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

拜左丞相是月罷在相位一年

嘉定二年己巳

正月丁巳樓鑰參知政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宇文紹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

兼侍讀除並兼太子賓客

鑰參知政事制曰朕儀圖治道率籲俊工念揆席之

虛端方賴群公之共政顧宰塗之陪貳可稽元老之

疇庸肆綸誥之誕敷表耆明之參會具官樓鑰行夷以粹

學博而通道足以任天下之重而養之以虛學足以

周當世之務而持之以拙在靜退之日每怡然而自適暨進用之際亦泊乎其無營儼萬方之具瞻亶一時之碩輔爰登廊廟少展經綸議論正平付是非於衡石精神密勿察治忽於樞機屬兩相臣虛位而弗居與二大老分鼎而並立既同志而合道方協恭而和衷然而語更化則未觀惟新之功論爲國則尚鬱小康之效非大儒之柄任豈平治之可期庸釋兵樞晉參國秉併加異數仍衍真畬於昭體貌之隆式示倚毗之重噫惟后非賢不乂理實通於古今與治同道則興時寧分於彼此往殫素蘊庸副至懷

鑄以嘉定六年得請歸田里尋卒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登庸髦哲務致隆平雖

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敢忘遠略而儲副之友必得英

俊詎廢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作賓於東禁

具官章良能

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

應務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上而有道施於下而

必隨忠鯁所形撓逆鱗而弗忌法守是執愠群小而

不移周旋百爲孤立一意持衡銓部盡嘉水鏡之清

執法憲臺共快鷹鷂之擊顧乃直而不訐嚴而不苛

雖微獄市之容姦亦靡弦弧之虛發眷通材之有此

豈柄任之可稽庸采僉言晉陞近輔惟一賢足以制
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籌幄之謀更藉儲闈
之贊既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階
庸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
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良能字達之安吉人

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制曰鴻樞儲貳正有賴於壯猷
青禁作賓尤式資於鉅德肆陞華於秘殿庸增重於
機庭具官字履粹而行方才宏而業鉅家傳忠義想
喬木之蒼然學有淵源杞洪流之湛若風采綽乎而

是似才刃恢乎而有餘事靡辭難責無不塞入兼其
泉之橐出宣玉帳之威投壺雅歌已克收於成效運
籌決勝諒無易於名賢粵自召還浸隆眷倚豈伊近
輔可後疏榮惟興國之置簽書職首崇於書殿而至
道之建賓客位爰正於弼臣既近比之可稽惜大用
之良晚是用副于宥府番次崇班仍衍多畚於昭徽
數噫書同文車同軌朕寧忘烈祖之繩行正道誦正
言爾其爲承華之輔

紹節字挺臣簽樞虛中之族孫爲虛中後三年
紹節丐祠降詔不允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

王室多艱之時爲人臣徇義之倡鑿旃海上莫
回蘇武之心掘坎庭中卒奮員卿之節至今烈
士猶仰英風益將爲萬世立臣子之防夫豈計

一門忠誼之報云

正月丙申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前正議大夫

兼太子少傅起復兼太子少師

制曰朕登用英髦圖回政理天文德洽四國方益懋
於有爲補衮職事一人顧孰先於已試眷言次輔克
著茂勲屬當銜恤之時宜舉奪情之典爰敷制命誕
告路朝具官史彌遠蘊識精明存心寬裕器業夙推於世

美謀猷允酌於時宜攄進善之誠已密扶於國本厲
匪躬之操遂肅振於皇綱聿開更化之規力佐弭兵
之議周旋兩地黽勉百初宗社再安方陞底定甫擢
司於宰事悵遽服於私艱覽元子之建言卽都城而
賜第旣終襄奉久佇來歸朕欽念治幾渺若巨川之
難濟惕懷民瘼凜乎朽索之易危匪資心膂之良曷
効彌縫之力載疇爾績實簡予衷與其適居處之安
備予咨訪豈若正廟堂之任期以替襄惟藝祖之委
信元臣若累朝之優隆近弼雖云有故亦俾從權茲
順考於舊章肆特疏於新渥復還揆路庸慰嚴瞻總

乃樞庭名式崇於使領翼於儲極位獨亞於師承以
昭眷遇之殊以示倚毗之切於戲保邦制治朕惟篤
意於任賢移孝為忠卿尚勉思於體國公道行則群
情可協吉士進則庶職可脩往全致主之功抑有顯
親之譽

蔡切
學詞

落起復制曰朕夙興視朝夕惕念治攬萬幾而兢業
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
起於艱疾之中素冠栾栾既畢禮經之制赤舄几几
庸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

具官史
彌遠

清明而

端重宏毅而粹溫勤相我家世侈旂常之載端誠於

國心逾金石之堅屬群枉之橫流仗孤忠而奮守不
為禍福之慮獨陳社稷之言授妖弗於大微乾坤澄
肅正少陽於貳極震器奠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
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蔽自予衷式從權制而
能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靜鎮物情有推賢進善之風
有折衝銷萌之略雖閔騫至孝欲盡三年之哀而玄
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徽章論道巖
廊兼總樞機之要代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并賦
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經國舊典匪余汝私於戲天
難忱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

庶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為爾尚輔予之不逮

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貞德如內溝勉行所知無愧前哲委詞

嘉定三年

庚子

十二月戊午樓機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機自嘉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

參知政事是月罷知福州尋得宮觀執政二年

餘

嘉定六年

癸酉

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替本兵茂著五

年之績中書之參大政遂隆四近之聯置穆師言肆

敷渙號具官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內苑摘詞

典誥可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

久迪於予衷宥密聿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

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汔底偃武脩文

之效久賴協恭同寅之賢維時駿假之崇實以弼諧

之望求諸試可庶裨萬務之幾微於以進陞丕動四

方之觀聽顧位之守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

猶吾股肱共罄九臣贊襄之美為非翼益恢元良輔

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嘉定七年 甲戌

七月甲子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自朝

奉大夫試左議大夫兼侍讀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北斗環極之躔有嚴象緯西府本兵之地實贊鴻樞遴圖一時之英權自四諫之長併申二命兼佐萬機誕敷宸綍之華且聳廷紳之聽具官鄭德盛而昭先量博才宏而用全安平進於常塗簡殊知於當宁班清買翕然衆論之歸策足要津藉甚九遷之寵居風憲則有貞御史之譽司言責則得古諍臣之規周旋坐閱於五朞終始不渝於一節時方恢於內治策

尤謹於邊防以疇昔造膝之陳洞明急務則今日折衝之運必有成謨蔽自予秉俾聯近輔文武對持二柄式資股肱之爲元良以正萬邦併殫羽翼之助

昭先字 福州人

嘉定八年 乙亥

七月辛酉鄭昭先叅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誕登近效間者虛次不必備以惟

人若時疇咨且任舊以共政陟崇班而增峻疏異寵

以載新爰錫贊書式孚群聽具官鄭昭先溫恭而肅括方

正而靜淵器量恢弘雅有大臣之體智略通敏深達

當世之宜自遊州縣之間已隆公輔之望才冠執法
繩違克振於紀綱騎省輸忠論諫必本於仁義周旋
惟久名實允孚昭諸柄用之求聿想期年之績就陞
政路乃思陵用人之規叶贊台司賴丙吉同心之輔
方農畝軫願豐之念而邊陲圖備豫之安益殫翊亮
之思式導休嘉之應噫股肱王室聿臻庶事之康羽
翼儲闈屬底萬邦之正其欽予命永孚於休

同日曾從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正議大夫守禮部

尚書兼太子詹事兼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朕宵旰憂勤寤寐俊傑疇若予采繁宥密之是

司人皆曰賢豈登崇之可後載敘渙渥昭示群瞻

具

曾從龍

剛大而裕和高明而篤厚風規端亮允爲任重

之資志業弘深夙負濟時之望華裔輝分於相闕大
廷名冠於儒紳貳卿常伯之顯躋瑣闥詞林之更踐
凡禮樂文章之事若紀綱號令之原用靡不宜政將
焉往茲參陪於樞筦仍晉列於儲賓陞華崇秘殿之
名班爵初爰田之賦屬方圖自治之固采有資長策
之深其思上副於何毗庸以兼全於望實噫君臣明
一體之勢共翊丕曷樽俎折千里之衝式裨廟筭欽
承時命益茂遠猷

從龍字

泉州人

一蜀之樊共

一。歷於千里之衝左野曠美

之新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一。其合



